

清枫聆心



掌事

星辰之变

浩瀚花海，浮沉乱世，只谋一人，只谋一世
这世间最好的爱情，莫过于你懂我

陆



继《庶女攻略》后最励志的红颜生存法则

起点超人气古言长卷

全套赠送当红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精美海报

全新增补情节 + 超长独家番外 完美终极典藏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掌事



清枫聆心
著

星辰之变

(陆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辰之变/清枫聆心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339-4281-6

I. ①星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8460号

责任编辑 陈 潇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内文设计 吕翡翠
责任校对 许红梅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星辰之变

清枫聆心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
字数 314千字
印张 16
插页 1
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81-6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

第九十四章	血色端午	112
第九十三章	一段佳话	096
第九十二章	影中真形	077
第九十一章	祖孙同台	064
第九十章	真假故人	048
第八十九章	安营扎寨	031
第八十八章	三昼四夜	016
第八十七章	棋逢对手	001



目
录



番 外 金 银 豆 绿	第 一 百 章 伴 我 一 生	第 九 十 九 章 大 战 前 夕	第 九 十 八 章 星 辰 之 变	第 九 十 七 章 谁 推 了 谁	第 九 十 六 章 司 空 夫 人	第 九 十 五 章 生 死 相 替
244	226	209	188	167	146	128

乍见贺虎，墨紫觉得人如其名。两眼铜铃，矮鼻阔嘴，油黄大脸，额头三道深皱纹，一条疤痕竖成王。不知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名号还是立威，身穿一件虎皮背心，背后一根老粗的铁棒子，就跟尾巴似的。

章慕下船就在贺虎耳边嘀咕。贺虎时不时往墨紫这边看一眼，越到后来，那张虎脸越高兴，嘴都合不拢了。

落英悄声说：“好一只大虫！等着猎人宰吧。”

墨紫笑得春风满面，侧过头小声来回她：“左右不出山，就是怕人来。”

这时，贺虎大步踏上前来，“夫人跋山涉水，一路辛苦，大寨粗陋，唯本王小楼还算像样，请夫人不要嫌弃。”

住他的楼？还自称本王？墨紫心中鄙夷，朗声道：“虎王盛情隆重，墨紫荣幸之至，只是夫君临行特别交代我，不好打扰虎王及其家眷。再者，此番是为虎王之子与我妹子结亲而来，一日未拜天地，一日就要谨守女子本分，不应朝夕相对。如今正逢战时，我等对住处无甚讲究，这船上什么都齐备，也不用搬来挪去，就当个临时娘家吧。”

这番话遥遥传了出去，至少有上千人张望过来，已知墨紫的来意，开始交头接耳。贺虎是个山贼出身，哪里见过墨紫这等气质不凡的美人，又听章慕说船上有四十名貌美侍女，心里发痒，才想把人掳自己家去，到时候大门一关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料，墨紫把来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个一清二楚，而且句句有理，他就不好硬来了。

“本王不敢怠慢娇客，一时未思虑周全，夫人多担待。”贺虎打哈哈，“元相如此给面子，愿与本王结亲，本王求之不得。不知夫人可否让本王见见你的妹子？”

“虎王这是怕墨紫的妹子陋颜配不上少主么？”墨紫声量仍是不低。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来的目的，从而压制贺虎的心中鬼胎。

贺虎暗道，这娘们好看是好看，嗓门恁大了。“夫人说笑了。既是要与犬儿成亲之人，将来就是虎寨之少夫人。我们虎寨上下一心，皆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那些外头男女授受不亲的俗礼也没那么讲究，让大伙儿认个脸记个相貌，免得以后冲撞得罪了。”

墨紫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见上一面也无妨。”

贺虎刚要进舱，却让墨紫接下去的话阻了脚步。“来人，在甲板上摆桌上茶。”墨紫吩咐完，又对落英说，“去请二小姐上来见未来公公。”

贺虎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在一岸的兄弟们面前坐下，由墨紫请喝茶。

不一会儿，武幽燕带着一队侍女走出来，对贺虎微福，“小女子宋氏见过虎王。”

贺虎就见她身穿肥大的秋衣，黄土色，无绣无花，宽袖高襟竖领，乌发齐整梳在后面，低眸垂首，面有生涩意。而她身后跟来的一队侍女一律乌墨胖袍，面无表情，行路间看不出半点妩媚之姿。怪不得都说大户人家的女子乏味，空有其表，却如僵木。他心中少了三分趣味，只“唔”了一声。

“妹妹，给你未来家翁敬茶。”墨紫将贺虎的反应尽收眼底。

贺虎起身，“不必了，本王还有军务在身，等以后再喝新媳妇的茶。”

墨紫对武幽燕一点头，武幽燕立刻福身，再回舱里去了。

“这成亲的日子定在何时才好？”墨紫问道。

“三日后就是好日子，若夫人不介意仓促了些，就定下吧。”尽管儿媳妇看上去中规中矩，但贺虎是不会拒绝联姻的，横竖不吃亏。

“好。啊，对了，不知我夫君之前派来的使者住在哪儿？虎王可否安排一见？”

贺虎沉了脸色，“本王之前待苏公子寨中上宾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没想到他竟然对我女儿出言调戏，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本王无法，只得将他和他的随从关押了。”

墨紫一怔，苏岚调戏贺虎的女儿？她只能婉转而言：“竟有这等事？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？虎王若不介意，我可以见见苏公子么？”

贺虎想了想，“夫人所求，本王自然要答应的。其实人不风流枉少年，见到漂亮姑娘说几句不正经的话也不是罪不可赦，可是应该要担负责任。夫人为了名节连华屋都不肯住，本王女儿也是金贵之身。要是苏公子肯娶了她，我二话不说立刻放人。待会儿夫人见了，他也帮着劝劝。他若改主意，三日后就有两桩喜事了。”

墨紫笑，“虎王说得是。”

贺虎下了船，章慕贼兮兮地问：“虎王，元夫人的妹子天姿国色吧？”

贺虎有些冷淡，“相貌是一等一的，不过她姐姐把话都说得满山响了，我还能占儿子的女人吗？至于那些侍女我瞧着也是一般，到时候赏给你们享用吧。”

章慕自己得了好处，还不忘做缺德事，“元相的夫人有些与众不同，虎王可有心思？”

“也就她对我胃口，不过那个元知舟——”贺虎虽然好色，但要去碰元澄的妻，需要想想清楚。

“虎王何必怕他？他从前再厉害，现在也不过是个反贼，还不如咱们呢。等朝廷招安的旨意下来，我们是官，他是贼，到时候合朝廷大军一起把他那帮乌合之众剿灭，易如反掌。”章慕冷笑。

原来，南德朝廷向贺虎等人招安，开出封王列土这些条件，已令他们做出了投降的决定。最近和两州的官兵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，正在等皇帝的旨意颁布。章慕去扬城也是阴谋，想借苏岚作引子，看看能不能请君入瓮。最后虽然没引出元澄，但带回了他的夫人，也算圆满。为何要三日？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接受招安，但还有很多人蒙在鼓里，需要时日或说服或清洗。

“虎王，姓元的死定了，这如花美眷还不是归您所有？夜长梦多，我看双喜不如变成三喜，三日后将那船上的人——”章慕五指一收，眼神狠毒。

贺虎越想越有道理，心花怒放得大笑。

“二当家回来了吗？”章慕问到时，目光中一丝杀意。

“回来了。果然如你所料，就是不同意投靠朝廷。好在我事先下了最好的蒙汗药，不然他要出去一喊，我们就完了。”

“人呢？”章慕明显松了一口气。

“把他关在牢里，等你回来就找个错处宰了他。”贺虎拍拍章慕的肩，“你从今后就是二当家了。”

“谢虎王提拔。”

再说墨紫，只带了赞进、丁狗到牢中探苏岚。所谓的大牢，就是一个圆帐，用结实的木头钉了一圈，防止逃跑，而里面用铁栅栏分成两间牢房。苏岚那边十一人挤坐在一起，另一边只关了一人。

墨紫看了那人一眼，一身白衣并不邈邈，头发披散，面壁而卧。这人在牢中却还一派悠闲的背影，让她有些好奇。但她没时间多放注意力在陌生人身上，只对围坐在一起的自己人打招呼。

“苏公子。”

苏岚回头一看，连忙站到铁栅栏前面，吃惊道：“墨紫姑娘。”

“听说苏公子调戏良家妇女？”墨紫笑咪咪。

苏岚身后一个随从义愤填膺，“贺虎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他那又丑又蛮的女儿看上了公子，想要公子娶她不成，就诬陷公子调戏于她。”

墨紫有心情说笑：“苏公子一表人才，看上去风流倜傥，难怪引贺虎之女拜倒于脚下。”

苏岚苦笑，“姑娘别火上浇油了，苏某因此累大家身陷牢狱之灾却无法脱身，惭愧之极。”

墨紫正色，“贺虎仗势欺人，苏公子何需惭愧？”

“姑娘怎会来此险地？”苏岚忙问。

“来送嫁。”就众人脸色一变，墨紫才又说，“元澄欲与贺虎联合，想结亲笼络。不过我瞧贺虎似乎不太积极。”

“墨紫姑娘，不论要选哪家女子结亲，千万打消此念。”苏岚急道，“贺虎若答应联合，也绝对不可信。我已知他接受了南德朝廷的招安，会与官军合力对付其他义军。这里离义元军最近，恐怕他们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元相。”

“怪不得。”墨紫冷静，“贺虎想要投降，其他人又如何？虎寨中也不尽是他的人。”

“贺虎虽蠢，但偷鸡摸狗的事一向很能处理，暂时除了他的心腹之外，消息还没有走漏出去。”

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墨紫回头，看到面壁卧着的那人不知何时面对她而盘坐了。

“是你？！”她哼笑一声。

山不转，水转。

“见到我一点都不惊讶？”散发之下一张英气逼人的脸，鼻梁如石刻般，既有汉人的清秀，又有牧族的深邃。

“有什么可惊讶呢？隔江就是你们的船，若有人告诉我贺虎和你们勾结，也不过证实了何谓一丘之貉而已。”墨紫如今的演技炉火纯青，其实心里怎能不诧异？无论是端格狩这个人，还是他出现的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，都是令人想不到的。

“是吗？”端格狩声音有些沙，目光暗冷，“可我看到你却是惊讶得很。初见你，女扮男装，所有的人中唯有你为一个妓子出面，绝她生念而不眨眼。二见你，却差点为我王之后，在我眼皮底下消失于无形。三见你，便在这盗匪窝里，一万五千众围着，色虎覬覦，恶狼环伺，你还能谈笑风生。宋墨紫，怪不得我王对你念念不忘，卧榻之上心系于你。”

“卧榻之上？”墨紫一挑眉，“他被我气昏了？”

“与其说气，不如说是痛。心头之血，哪能随便呕出？”端格狩紧紧盯着她，“大求与大周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，谁想得到只是因为一个女人？”

墨紫轻笑，“有野心就有野心，要打仗就要打仗，非要找借口掩饰，尤其是还要拿女人来当挡箭牌。什么叫因为一个女人？没有我，大求就不想一统天下？没有我，玉陵就不会灭亡？既然不敢承认，为何要开战？自相矛盾，可笑可怜。”



“都说女人比男人心狠。”端格猗嘴角一撇，“听闻当初你和王上情投意合，连先王都阻止不了你二人相许。如今王对你痴情难忘，你却已经淡薄无情。”

“我倒是不知道，对女人从来苛刻的端格将军会为了别人的过往长吁短叹。与其多管闲事，不如说说你怎么惹来的牢狱之灾？”

“墨紫姑娘，他是虎寨二当家，想不到居然是大求贵族。”苏岚知道端格的姓氏，十分惊讶。

“什么？”墨紫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我是虎寨的二当家。”端格猗似乎喜于看她的诧异，“在你意料之外吧？我也很好奇，你来虎寨又为了什么？你在大周当女官，还被大周皇帝赐了婚，听说婚期在年尾，应该准备嫁妆了。因为这个消息，王怒不可遏，四十万大军压在北境，已经派了使者，若不交出你，立时攻城。”

墨紫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只说道：“端格猗，贺虎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是不是？”

端格猗也不答，反问：“贺虎知道你的身份吗？大求的准国后，大周的准王妃。”

“看来是不知道。”墨紫哼道，“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我也算狭路相逢，但我不打算在贺虎面前揭穿你，你可以慢慢把牢底坐穿。”她转过身对苏岚道：“我会帮你答应迎娶贺虎的女儿，三日后与他儿子的婚事一起办，争取天黑之前将你放出来。其他的事再说，你们少安毋躁。”

苏岚点点头。墨紫这就要走。

“宋墨紫。”端格猗叫她。

她停步，但并不转身，“端格将军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我和你做个交易。”

“端格将军何时改行当的商人？”墨紫垂眸抿唇，就差回头说早料到了。

“三日后你们离开，也算上我一个。”为了博取贺虎信任，端格猗是只身混在虎寨之中的。虽培养了一些亲信，但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都让贺虎调出了山。

墨紫双手背在身后，转回去看他，“想我帮你逃出去，直接求不就行了，拐弯抹角说什么交易。”

“求你？”端格猗心比天高，“我为何要求你？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也能让你们这些人一个都逃不掉。交易很简单，你帮我，我就帮你，否则一起当贺虎刀下之魂。”

“你要揭穿我，也该想想自己有没有把柄在我手上。贺虎虽然向南德朝廷暗降，但他毕竟是南德人。而你就算能给他好处，却只是让他背负叛国的骂名。我要是告诉贺虎你的身份，你猜他是会成为大求进攻南德的赴死倒霉鬼，还是杀了你以证他愿为南德皇帝效命？至于你说的我那两个身份，我现在既不在大求，也不在大周，一时也无以为证。退一步，贺虎都要投诚了，我是谁他也不关心，因为他一定会对我不利，要么拿我邀功，要么用我作引，要么据为己有。依我看，这不是公平交易，明明只对你有好处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点别的好处，我才会重新考虑。”

端格猗打量着她，薄唇一翘，“你既然已经帮我想好了，何不说给我听？”

“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走的时候捎上你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墨紫踏到铁栅栏面前，招他过来，低声说了些话。

端格猗听罢，抱臂后退，“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天下女子，但凡有你这等好命，都不会轻易舍弃。”

“你是男子，别为天下女子做决定。帮还是不帮，你还有三日时间考虑。”墨紫笑着。

“不必三日，我现在就答复你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”他并没损失，甚至可以说是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给他。

墨紫往外走，“我现在发现，你至少不笨。”

墨紫转达苏岚对婚事的意愿之后，贺虎大喜，立刻照约定将人放出。当然，他也不傻，人虽是放了出来，但以保护为借口，派了数百人在船下轮班站岗，同时五六条船把唯一出入的湾口封锁，防人逃跑。

墨紫不焦急，可也并不轻视。贺虎接受招安的消息已经交由肥虾传递了出去，她将赞进、落英、秋霜等高手派去虎寨各处观察动静，散播动摇人心的种子，又与苏岚、丁狗他们商量了成亲当日的计划。

这日，宜嫁娶结亲。

好笑的是，贺虎的女儿明说了只招赘不出嫁，还别出心裁地想出用花轿接新郎官。结果苏岚在大家既好笑又同情的目光中无奈地坐进了花轿，和武幽燕的轿子一前一后，往半山贺家的楼宇去。

墨紫是娘家人，不在这天入贺家，但贺虎特意送来好酒二十坛，在船下单为他们开了好几桌。酒里有料，菜里也有料。不是毒药，却是迷药，量也不重，就是喝多了吃多了会犯困。不能辜负贺虎的一片“好意”，墨紫率赞进、丁狗众人将酒席扫空，便回舱房睡觉去了。

鞭炮声停了，狗吠一二下，山间道上突现一排火把疾奔，又延上了墨紫的船。

火光之中，贺虎喝多的红脸，两眼迷瞪却笑得恶心，问负责监视墨紫他们的章慕，“人都倒了吗？”

“我刚进去瞧过，呼噜掀舱顶盖了。”章慕也笑得阴险，“宋氏一人歇在小舱中，虎王尽管放心享受美人恩。”

贺虎便歪歪斜斜地往小舱走去。

呼——一阵大风吹长了火舌，舔到章慕的脸。他顿觉灼烫，哎哟一跳，不知怎么，有些心神不宁。远处还有兄弟们划拳大笑的声音，这条船上却静得死寂。

“这回老大玩斯文的吧？屁声没有。”上船来的，都是贺虎那些心腹，不但粗言



陋语，而且还是物以类聚，个个色中恶鬼。

“闭嘴。”章慕一出声，脚下突然晃了晃，紧接着船舷那边传来咚咚声，亮起一片灯。灯中有人影。

“咦，章先生怎么在我们的船上？”女子的声音。

章慕瞪大了眼，“谁？”

“章先生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想来是酒喝多了。”灯近，人影现五官，正是墨紫。

“夫……夫……”章慕立刻看看身后紧闭的舱门，他是亲眼看着墨紫进去的，为何她会从船下上来？如果她不在舱里，虎王又为何不出声抱怨？迷药失灵了？

“哦？章先生还带了不少人来。”墨紫笑容满面，“不知有何事找我？”

章慕勉强扯开嘴角，“夫……夫人，虎王怕怠慢了你们，特差我等来看看。”

墨紫感激道：“多谢虎王关照，今夜我和这船人吃得好喝得足。我妹子如今是虎王的儿媳，我也当虎王是自家长辈，章先生与虎王情同手足，我就不客气地称你一声叔叔了。”

章慕手心出汗，光笑说不出话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
“章先生想不想喝杯好茶？烦你跑来跑去的。”墨紫不等他答应，转头吩咐身后的人。立刻有两个男子跨上前来，一左一右将章慕与贺虎手下隔开。

章慕心想，这倒是个让虎王脱身的好机会。于是，他清一清嗓子，这边对墨紫说好，那边对手下频给眼色。

“夫人，今日大喜庆的日子，大伙儿一同热闹如何？我让兄弟们耍个棍棒刀枪凑凑兴。”都到里面去，外面就没人了，虎王便可脱身。

“好啊。”墨紫笑道，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干脆全都进大舱，我也请侍女们准备些歌舞。”

这群混混一听有女子歌舞可看，乐得没边，笑哈哈拥入大舱。

人都进去之后，有个小混混从暗处蹭出来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娘的，你们倒会享受，看女人唱歌跳舞的，让我干吃力不讨好的事。”他骂归骂，动作却轻巧，推小舱门进去，在黑暗里叫一声“老大”。

没人回应。

他吹亮火折子，找到一根蜡烛点上，“老大，先生搞错了，那女人还没醉。趁他们这会儿都在正舱里，咱赶紧走。”

他走到里间，看到桌上趴着的正是贺虎，忙快步过去，伸手就推，“老大，醒醒。”

贺虎却歪了，整个人软绵绵地滑到桌下。

小混混不明所以，抓脑袋弯腰去扶，嘟哝道：“真醉了。”

但当他的手碰到贺虎的脖子时，冰凉的触感让他愣了愣，摸来桌上的烛台一照。进入眼帘的，一双瞪大却失神的虎目，青灰的面色，胸前一把刀柄，血渍暗红，

已经是没命的一具尸体。

老大死了？他吓得浑身抖若筛糠，扔了蜡烛，双手当脚往后爬，竟忘了呼救。而等他想起来时，一只结实的手臂从后缠住他的肩，另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。

“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我绝不出——”

但对方并不稀罕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将那脑袋一扒拉，喀——

与此同时，章慕惊恐地望着那一个个倒下的身影。他们才抱得温香暖玉，谁知却是插入胸膛的利刃。三十多条性命瞬间终结。

“你……”他死死盯着墨紫。那么美的人，这一切竟然都在她的算计之中吗？

“章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墨紫喝口茶，清香扑鼻。

“你杀了我，虎王不会放过你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章慕从她的深笑里察觉到自己的愚蠢，“莫非……虎王他……”

“章先生，这事就是你不对了。我来此送亲，本来只想借机救我们的人出去，并无意伤他人性命，然而你们不但心怀鬼胎，全无诚意，还在酒中下药，欲对我们不利。”墨紫皱眉摇头，很是为难，“我若不狠点儿，今夜之后就让你们害得生不如死了。”

“杀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。”章慕脸色惨白。

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大当家和三当家一死，上万人群龙无首，再加上朝廷兵马已在虎寨之外，各自逃命还来不及。说不定，他们还会感谢我为民除害。为了功名利禄而向朝廷投降的人，不是叛徒又是什么？”

章慕想不到她知道了招安的事，大气不敢出，只顾转眼珠子，最后说道：“你口说无凭，谁会信你？”

“所以，你还活着。”

章慕嘴硬：“你休想我帮你。虎王待我恩同再造，我不可能出卖他。有本事就杀了我。”

门开了，一身大红喜服的苏岚急匆匆进来，仿佛早知道这里会死人，面色不变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金黄的卷轴，“墨紫姑娘，拿到了。”

章慕立刻瘫软在桌前。那是皇帝招安的圣旨，上面把给他们的好处罗列得一清二楚，若让底下那些穷鬼知道，势必造反。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给对方找到了。

墨紫手轻挥，两个护卫站到章慕身后拔出了刀，“章先生，既然你这么忠义，我也不好不成全你。你虽然作孽不少，但愿下了地狱，这份必死的决心可以让你少受点罪。”

“贺虎女儿发现你跑了吗？”墨紫将圣旨收好。

“没有。我灌醉了她，正睡得香，不知道这份圣旨让我拿了。”贺虎这个女儿虽然骄纵，但自幼跟贺虎学武，一直是他的左右手，连招安的圣旨都藏在她那儿。可

惜她对苏岚一见钟情，神魂颠倒之时漏出了这个消息，让她爹的阴谋一夜之间报废。

“都说这美人计好用，果然就是方便。”墨紫与苏岚说笑。

苏岚刚要说什么，落英从窗口飞进来，“姑娘，贺猛挟持了武幽燕，如何是好？”

贺猛，贺虎之子，有焦狂症，间歇发病。一旦发作，就会闹出人命。

“我以为她那边应该最顺利才是。”墨紫有些意外，“秋霜、粹英、阿好、阿月，四人居然对付不了贺猛？”

“我在外面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见贺猛用一把匕首对准了武幽燕的脖子从房里出来。而且他功夫不高，听觉却极为敏锐，似乎天赋异禀，我想偷袭他背后，却让他发觉，立刻插了武幽燕手臂一刀。”落英有些懊恼自己的举动。

“不必自责，你也是想救人。”墨紫安慰，“贺猛此时在哪儿？”

“他绝对是个疯子，吵着坐船出去，要和新娘子游江。他娘，也就是贺虎的正妻，心疼儿子，所以赶紧同意了，正往这儿来呢。对了，她还派了人到处在找贺虎。”

墨紫走到外面，听到山上吵吵嚷嚷的，见有数百道人影下来。在她的船四周，有十来只船，因今日大宴，没什么人在上面。贺虎的死还不能就此昭示人前，她也不能救了苏岚丢了武幽燕。于是在心中迅速定出一计，找赞进、丁狗来商量。

不一会儿，贺猛就抓着武幽燕来到岸边，大叫着让人开船来。

墨紫站在船头高声说：“贺大少上我的船可好？我带你游江。”

贺夫人知道丈夫软禁着这条船，便客气推辞。

“贺夫人不必与我客气，你我都是一家人。况且，虎王也在我船上做客。”墨紫说完，贺虎就趴到船头粗着嗓子说了声“上来”，又一下子退走。

墨紫笑，“虎王喝得有些多，夫人放心，墨紫有分寸。”

贺夫人心中暗骂，自己相公分明就是好色的毛病犯了，趁儿女们大喜之日，跑到这条船上调戏美人，还是自己儿媳妇的姐姐。但她十分怕贺虎，敢怒不敢言，也想不了别的，点头同意了。

贺猛见船就上，并死活不让他娘跟着。说他疯，他还懂得选位子站，背靠着船舷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下令开船。

只可怜了武幽燕，中了一刀，血流不止，随贺猛的脚步踉跄，几乎昏过去。

船已经离岸，另有三艘船从后方追来，恐怕是贺夫人放心不下儿子。墨紫没有全速前进，前有阻拦后有尾巴，硬闯还早了点。但她观察贺猛，心中有些奇怪。贺猛没有虎相，相貌平平，放在人群里不会出挑。但他的眼神颇有气势，一眼扫来，颇有气势。一个神志不清的人，有这么理智锐利的眼神吗？

“妹夫有话好说，我妹子受了伤，能不能先包扎一下？”

“我老子呢？”贺猛声音沉冷。

落英也奇怪他的反应，拽拽墨紫悄语：“之前明明又叫又嚷，压根不能好好说话。难道这会儿清醒了？不是间歇发作吗？”

墨紫也觉得很奇怪，试探道：“贺少爷可知我妹子是你什么人？”

贺猛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你少来试探我，是敌是友你我心知肚明。我老子呢？他刚刚趴在那儿的样子，瞒得过我娘，瞒不过我，哪里是喝多，其实死了吧？”

墨紫往后一退，呵斥：“你装疯？”

赞进挡在墨紫身前。

贺猛冷冷一笑，“我不装疯，难不成跟我那蠢爹一起送死？从来如此，不知自己几斤几两重，总要往大了撑，结果山寨保不住，只能当混混。可是等到真正的机会来了，又不知道把握，刚刚走上大道，就没用地让朝廷花言巧语骗了投降。”

“你不同意招安？”

“我爹不疼我，我说不同意，他也只当是我无知。”贺猛的目光突然凶悍，“快说，他死了没有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说话的，是已经被救出来的端格狩，“阿猛，你今后不用再装疯卖傻，担心他对你不利。”

“二当家！”贺猛看到端格狩喜出望外，“你果然脱困了。”

端格狩幽深的目光落在墨紫脸上，“那得多谢墨紫姑娘仗义相助。”

墨紫皱起眉心，不发一言。

“阿猛，手可别发软，我们唯一能牵制这条船走向的，就是你这位娇妻。”端格狩嘴角翘了起来。

“端格狩，你背信弃义！”苏岚叫道。

“我怎么背信弃义了？我答应不揭穿你们，所以贺虎才那么容易死在你们手上。而我也答应了——”端格狩望着墨紫，“你要我做的事。本就要等我回到大求，而且并非一日之功。你不能说我违诺。”

墨紫展眉而笑，“不错，你不过是抓了漏洞罢了。现下如何？你想我多送你一程，还是要把我捉回去邀功领赏？”

“两者皆有。”端格狩直言不讳。

“你以为有人质在手，我们就怕你？”丁狗怒道，“那个女人和墨紫毫无关系，要杀要剐，请便。”

“你们不怕，她怕。”端格狩的目光一直不离墨紫，他听过太多她的事，能直击她的弱点。她善良。

墨紫有些怒，也有些恼，但不得不承认：“我怕。我和她也不是没关系，是朋友。”

丁狗哀叹：“你懂不懂什么是装作不在意？”

“我懂，可你这招对他没用。”因为对方把她看穿了。

端格狩坐在系缆绳的铁桩上，神情自若，“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你不但蕙质兰心，

而且有仁有义，端格猗佩服。”

“所以才能让你利用，你不必佩服，我也不稀罕。”墨紫冷冷道。

“那好，开门见山。招安的圣旨，拿来。”端格猗摊开手掌。

“你要圣旨做什么？”墨紫问。

“姑娘，不能给他。”苏岚已经想到，“没了圣旨，贺虎就不是叛徒，而是被我们斩杀的无辜英雄，陷义元军于不义，失德望失民心。大求则会捧高贺猛，籽草军就成为大求先锋。”

“好个借刀杀人。”墨紫和苏岚想法一致。

“墨紫姑娘，趁我还有耐心，圣旨给我。不然，你朋友身上又要多个洞了。我看她似乎娇弱得很，再一刀的话，恐怕会昏过去。”

“以我看来，你对她的生死更紧张些。她要是一命呜呼，我轻松你倒霉。没有了人质，我又让你算计到恼羞成怒，一定会加倍向你讨仇的。圣旨我现在不能给你。等你把我捉回去，这船上的全部都归你了。”

“我可不敢小瞧了你，万一发生上回的情形——你在我眼前却还是跑了。”吃一堑长一智，端格猗语气有些厉，“阿猛，削个耳朵下来。”

武幽燕听到这话，表情都快哭出来了，但硬是紧咬着唇。

“等等，我拿给你。”墨紫真想骂粗口。她拿出还没焐热的黄帛，用力扔了出去。

端格猗身轻如燕，蹬起，抓桅，转一圈后，黄帛到手，“别白费心机，打着扔到水里还能捞起来的主意。”说罢，点起火折子就要烧。

“这里还是虎寨。”墨紫道，“你烧了它，贺虎已死，贺猛就名正言顺是新虎王，他的地盘上你一定安全么？”

“二当家，我对你可是言听计从，连老爹死都不难受的。不要听她挑拨离间！”贺猛紧张起来，“你答应过我会把这东西烧掉。”

端格猗将布帛收进怀里，“阿猛，并非不信你，实是你爹的作为令我失望，我如今不得不为自己留防。但你放心，一看到我大求船，我便毁了它。”

贺猛虽然不再说什么，可心里生出不快。

就这样，谁都原地不动，铁三角般各踞一点。

“大少爷，大少爷……”呼声此起彼伏，三船赶上来了。

“猛儿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今天大喜日子，别惹你爹不高兴，赶紧放开你媳妇，回岸上去。”贺夫人也在船上，频频唤自己的儿子。

然而，贺猛一动不动。端格猗提醒过他，这样的位置最安全，稍微转个角度，对方的高手就能瞬间将他击毙。他不能动，但能说话：“娘，我要上江，你别管我，让前面的船也都让开，要不我拉着媳妇儿跳水淹死自己。”

贺夫人吓得魂飞魄散，“别，别，我的儿呀，你死了，娘咋办？娘这辈子就指望你了。你爹呢？这个杀千刀的，眼里只有那些不要脸的货。”

墨紫听她含沙射影来骂自己，也不恼，“贺夫人息怒，我船上这些伙计都能证明虎王是真喝醉了，还有二当家不也在这儿吗？”

贺夫人看清端格猗之后一怔，“你……你不是被关起来了？”

端格猗坐着道：“有些误会。误会消除，自然就放出来了。”

贺夫人将信将疑。

眼看着就到了峡谷口，五条大船一字排开，船上虎旗飘扬。

“停船！”中间虎头船上一个高大结实的黑汉，“虎王有令，任何人今日不得离开大寨，除非有他的出入令。”

“我是贺猛，我要出寨，谁敢拦我？”贺猛大叫。

黑汉似是贺虎亲信，“军令如山，大少爷想要出去，请拿信物。”

“虎王出入令牌在此。”就在僵持不下时，端格猗丢过去一枚东西。

黑汉接住看过，倒也没再为难。

墨紫的船开过后，端格猗突然回头对黑汉说：“一牌一船，夫人的船不能跟来，此乃规矩。”

黑汉点头，双臂一拢，五船就并在一起，阻住贺夫人的三只船，任贺夫人如何软硬兼施，纹丝不让。

峡谷外，天光微启，闻江涛汨汨流动，眼前白茫一片，如云似雪，却是浮雾。

端格猗庆幸雾气不浓，催促前行过江。墨紫不反对，船工们就照端格猗的话做，而且动作还不能慢，慢了会出人命。

快过一半江面时，墨紫开口：“我犯了个错，懊悔不及。好在我这人还相信一句话——”

“什么——”端格猗还没说完，身下剧烈一震，竟倒地翻滚起来。

“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”

“端格猗，你也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不是在平地，而是在我的船上。”墨紫双手拉着缆绳，腾身而起，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我的船就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上了江面，谁奈我何？”

端格猗在天旋地转之中还能咆哮：“贺猛，杀了那女人！”

但贺猛早让伏在船舷外的水蛇一掌劈昏了过去。

船渐渐静下来，端格猗见武幽燕已被落英、秋霜扶下，目光暴敛，顷刻就朝墨紫扑去。这时他已无可谈判的条件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再抓一个人质。他功夫不弱，虚晃一招避开了赞进、丁狗，却掉头扑向身边无人的墨紫。然而，就在他近前时，她跳起捉住撑桅的铁索，三百六十度大旋转，脚尖带呼呼冷风，直踢他的脑袋。他看得有些目瞪口呆，闪躲时暗忖这女人如此深藏不露。

墨紫还没对付完，一松手，对准端格猗飞压而下，劈手就砍他的脖子。端格猗